

苏月撞到老公和一个女人在家偷情

4

情感故事



崔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凌威年少气盛时曾有过一次荒唐轻率的婚姻,留给他唯一的纪念是儿子磊磊。在商场打拼多年凌威对女人近乎绝缘,可这时他认识了弟弟凌武所在通讯公司的同事苏月,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婚后张巨发现苏月原来不是自己所爱。张巨大学时代的女友叶小茹始终对他一往情深,郁闷的张巨终于和叶小茹旧情复燃,苏月不同意离婚就屡屡遭到张巨的虐待和诽谤。故事结局完美,但过程曲折跌宕,留给读者诸多启示。

[上期回顾]

凌武得知苏月已婚,倍感失落,最后让哥哥凌威送苏月回家。第二天,公司出了一件和客户争执的事情,凌武和何小红等被派出去处理此事。能和凌武一起出差,何小红非常兴奋。

凌武经过苏月的办公台,她在总经理办公室外边的隔断里办公。此刻正低头整理什么。是一个通知,苏月说:我正要贴在告示板上。

通知很简单,就两行:对李爱屏作出除名决定;对销售一部主管胡燕强作出降级处理,由主管降为业务员且从试用期开始。凌武心里有点难过,胡燕强是个挺不错的下属,话不多,踏实肯干。可就是这个不声不响的大男孩竟然把公司上上下下都瞒住了,还瞒了一年。李爱屏就是那个和顾客吵架并被拍了照还差点曝了光的专柜小姐,她是胡燕强的表妹。

凌武也是刚才在总经理办公室召开的部门经理会议上才知道事情真相的。公司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有亲属关系的员工在关联部门工作。凌武本想替胡燕强说说话的,可想了想终于作罢。总经理在会上再三强调这一规定,并责令各部门开始自查,更别说胡燕强和表妹就在同一部门而且他表妹还是他的直接下属。凌武心动一下,李佳蔓猜得没错,接替胡燕强主管职务的除何小红外再也没有其他合适人选,派她此行一同前去就是个明证。

凌武买饭回来艾烨和何小红已经等他。凌武他们三个整点从大厅走出来。小孔的车就停在写字楼门前。何小红上一步拉开奥迪A6的后车门:我不喜欢坐副驾驶的位置,艾烨经理,你坐前面吧。艾烨笑:我们三个都坐后排。何小红有些急了:干吗要那么挤?你就坐……话没说完她愣住了。前面,司机旁边副驾驶的位置,已经坐了人。何小红有些奇怪地说:苏月?

苏月回过头来:我坐前面你们不反对吧?何小红有些犹疑地在后排上坐下来。凌武最后一个上车,何小红和凌武之间就隔着艾烨。车拐上街道,何小红又问:苏月,你出去办事?她还是认为苏月只是搭顺风车而已。

苏月有些奇怪地看看她:咱们是去办事呀,你……没看会议记录?会议记录的最后明明白白写着公司上层的决定,……苏月代表总经理与销售部经理、售服部经理及首席客户代表何小红一起前往C市……

向客户赔礼道歉的事处理得很顺利,并且公司还安排记者采访了这一,化被动为主动。从客户家出来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大家互相看看,脸上都流露出笑意,轻松和喜悦充盈着整个身心。回到房间,苏月真是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了,睡意就像个力大无比的巨人,拎着她,一下子就把她扔进了暗夜里睡梦的深处。

何小红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当她确定这不是幻觉时,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房间里很暗也很静,静得可以听到窗外飞雪落地的声音。何小红一定神,她努力寻找发出声音的地方。声音是从旁边那张床上传过来的。何小红迟疑了一下,她终于还是轻轻下床,站在苏月的床前,看不清苏月的脸,她轻轻伸出手去,指尖触摸到的是一片凉凉的湿润。站了片刻,她伸手拧亮了壁灯。

暗淡的灯光下,何小红看到,苏月的眉头微蹙着,眼角还噙着一颗泪珠,而脸颊上已是一片泪痕。苏月没有醒,她依然沉在梦魇里,发出轻轻的抽泣声。何小红轻轻推她:苏月,苏月。看到苏月终于睁开眼睛,何小红轻轻擦她脸上的泪,你做噩梦了。她的声音从没有过的温柔。

这一晚,公司在市里最好的酒店订了最好的宴会厅答谢公司全体员工,感谢员工们一年来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就餐前,总经理兴趣盎然地做了励志演说,前景一片光明,每个员工都备受鼓舞。凌武靠在走廊的栏杆上回过头来看楼下大厅进进出

出的客人。下周才是圣诞节,可酒店里节日的气氛却已很浓,几个孩子围着装扮得珠光宝气的圣诞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什么节都过,东方的西方的,好像快乐从不会透支……

一股熟悉的香水味道。凌武回头看,何小红擎着两杯酒笑吟吟地站在背后。看样子,她已经喝了不少,眼眉间都染上一层红晕,稍稍有些迷醉的眼神,比平日里少了些傲气多出几分娇憨,凌武不觉心里一动。

何小红递一杯酒过来:凌经理,她笑,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手下了,还请多多关照。她脸上笑意更浓了,还带着几分调皮,但那眼神却是认真的。凌武转了转手中的酒杯,他举起来,轻轻和何小红的酒杯碰了碰,而后一饮而尽。何小红有几分意外几分感动,她有些发呆。

凌武和何小红一同走进来。许多人都看到,何小红面若桃花,眼睛瞟向凌武时脉脉含情。刚才在回廊上,何小红借着酒意,也是在凌武出乎意料的举动鼓舞下,她眼睛亮亮地直望着对面这个让她不由自主感受到吸引的大男孩,她说:晚上一起去跳舞,好吗?凌武说:好。

公司的司机小孔来接苏月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半了。苏月看到车上小孔啃了一半的三明治,她轻轻叹了口气。小孔假装轻松地笑:老总刚才给我一个红包,1000块呢。

车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小孔停下车趁机抓过三明治再吃几口,他突然停住了,指着车的右前方:你看你看,是不是……苏月早就看到了,在车道右边的人行道上,两个人相拥着向前走,走几步停下来,两个人就在路灯的暗影里接吻。苏月和小孔都看出来,那是何小红和凌武。

苏月一步一步地迈上台阶。从一

楼到三楼她走得疲惫不堪。她掏出钥匙来开门。一拧,不动,再拧,还是不动。苏月从包里翻出手机和传呼,没有,没有任何信息。苏月按一下手机按键,但是,她没听到客厅电话铃声。苏月犹豫一下,她伸出手去按门上贴着的福字旁边的门铃。静夜里门铃的声音大得让人意外。门没开,但是,苏月好像听到有动静,是脚步走过来的声音。门还是没开。

苏月站在那儿。感应灯渐次变暗,终于,熄了。黑暗中苏月只觉得心力交瘁。明天要参加公司活动,可是,她已经几天没有换衣服了,所以她不能回妈妈家。也许,应该先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苏月有些自责,推迟了归期又没告诉张巨是自己不对。

苏月坐在房门旁边上楼的台阶处。楼道暖气很热,不一会儿,她就感觉到睡意一阵阵袭来,她把脸埋在臂弯里,她听到自己细小的呼吸声。房门突然之间洞开,灯光水一样倾泻而出,苏月被惊醒,她站起来,骤然的光亮里,她看到两张错愕的脸孔,张巨和一个女人。

三个人面面相觑地站在原地。只一秒钟,那女人迅速掉过脸去。苏月慢慢从两个人中间穿过,她放下手袋,脱了大衣,自己一直穿的那双红色金丝绒的拖鞋就仓促地横在眼前,苏月没有把脚插进去,她就只穿着袜子踩着冰冷的地板一直走到里面的小卧室,只够力气把被子放在自己身上就再也动不了。

门外是急促的高跟鞋远去的嗒嗒声。房门关上了。苏月能听到张巨的脚步声进到这间房里停在自己床前,但是,她睁不开眼睛。许久,苏月听到黑暗中张巨出了一口气,然后就轻轻地退出了这间房,并且随手带上了房门。苏月一动不动地躺着。黑夜里,泪水恣意横流。

市委书记廖志国受到县委书记的挑衅

1

官场小说



丁邦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怎样的斗争?市委换届,班子中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坛的格局,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正值此时,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也孕育了新机会。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砰”的一声,杯子被使劲砸向地板,裂成无数碎片四处飞溅,碧青的茶汁淌了一地。市委书记廖志国双手掐腰,大口喘着粗气,眼睛几乎喷出火来。“他妈的那个于树奎,到底想要做什么!难道要市委向他低头,要我廖志国向他认输?我倒是要看看,他于树奎头上的角到底有多硬!”廖志国点烟的手依然有些哆嗦。

所幸,时值星期天的傍晚,市委大楼里没有什么人。刚才这一幕,也只有市委副秘书长黄一平从旁耳闻与目睹。黄一平努力屏住呼吸,一时惊得大气不敢出。跟随廖志国做秘书近四年,黄一平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发这么大火。黄一平知道,假如不是愤怒到极点,廖志国绝不会有如此失控的表现。也难怪,对于廖志国而言,这个阴冷的冬日午,接二连三传来的信息,全是那样令人烦心——

先是省委办公厅马处长打来电话,说是又有一批匿名信从北京转到省里,中央几大常委悉数覆盖,主要还是控告廖志国贪腐弄权,同时还顺带点了省委梁副书记的包庇。马处长是梁副书记的秘书,掌握的信息自然灵通且准确。他的这个电话,或许也有梁副书记的授意或暗示。

马处长电话放下不多会儿,苏婧婧从美国打来长途。电话那边,苏婧婧没说两句话就哭开了,诉说内容无非语言不通、行动不便、孤独寂寞、儿子不听话等等。廖志国花了好长时间亲自安慰,又将话筒交给身边的黄一平,闲拉慢扯近一个小时,总算止住了那边的嘤嘤哭声。

正当廖志国因为上述两个电话烦闷时,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贾大雄又来电话:“海北县人代会出了麻烦,三十七位人大代表联合提名新的检察长人选,有可能挤掉市委确定的候选人。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表示,很

难说服那些代表收回提案。”

最后这个消息,自然充当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触动了廖志国神经的底线,引发其情绪的总爆发。于是,那只精美的茶杯充当了牺牲品与替罪羊。

确实,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做得太过咄咄逼人了。百里之外的海北,乃阳城市治下的一个农业、人口、经济大县。三天前,该县召开年度例行人代会,其中一项议程是选举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半年前,海北县原检察长因病去世了。按照常规,检察长作为副县长管干部,其人选应当由阳城市委考察、决定后,再向县人代表大会提名推荐,且一般实行等额选举。在研究确定继任人选时,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玉提出:根据上级党委组织部、政法委的意见,县级检察长与法院院长应逐步实行异地任职制,因此,建议由阳城市检察院起诉处长许海卫,下派到海北县检察院任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对于市委的这一决定,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表示反对,坚持海北检察长一定要由本地产生,其理由是有利于调动地方干部的积极性。

其间,黄一平奉廖志国之命悄悄做了些调查。原来,于树奎早就许诺海北县公安局政委汪锋升任检察长,此人长期主管交警、刑侦、刑侦,与于树奎关系相当密切。而那个朱玉推荐的市院起诉处长许海卫,则是朱玉老婆的一个远房侄,亦非等闲之辈。

事实上,黄一平心里也有数,海北人代会上出现的这一幕,绝非偶然与个别现象。表面上看,这是部分人民代表的自发举动,其实背后完全是于树奎的一手策划。这件事情的幕后,涉及到市里乃至省里的矛盾,交织着错综复杂的人事倾轧与权力之争。上面提到有人向省和中央散发匿名告状信,以及廖志国夫人苏婧婧远

走美国,都与此密切相关。也因此,对于海北人代会开成这种局面,廖志国才感觉特别无法容忍。

廖志国喝了几口茶,抽了一支烟,情绪稍稍平息。这才问黄一平:“这个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看来不下重药不行了。既然人家举着剑逼上来,不决个胜负高下还不行呢。唔?”

听着廖志国近乎恶狠狠的话,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黄一平不禁心里一惊。

“海北人代会明天下午就要投票选举了,恐怕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倒感觉,这个事情看似糟糕,可如果处理得当或巧加利用,倒也未必是件坏事。”黄一平尽量平缓语气,边说边试探廖志国的反应。“哦?”廖志国阴沉的脸色,果然有所缓和。

“于树奎这次在检察长选举问题上做文章,是以人大代表合法提名的面目出现,市委过度干预恐怕会出现大副作用。何况,以他一向张扬的个性,又自恃后台硬,在海北那一亩三分地上谁能奈何得了他?现在,既然事情阻挡不住了,不如顺其自然任其得逞。不过,表面上看他占了上风,实质上却将自己置于了一个不利的境地,甚至可能是绝境。这次,他暗中是在和你廖书记较劲,可明里对抗的却是整个市委,假如引导得好,多数常委不会支持于树奎的犯上。还有,苗长林、贾大雄不是于树奎的后台吗?那好,就让他们二人出面劝阻,若是工作做不下来,至少让他们跌了架子,失了面子。再说,那个许海卫是朱玉的亲戚,于树奎此举肯定会得罪他。别看朱玉平时老好人一个,可这件事不会不上心、较真。凭借他在政法口上的影响,会有一帮死党为其大鸣不平。他于树奎选择这个突破口进攻,咱们也以此作为突破口反攻。当然啦,同于树奎的较量,注定将是一场持久的恶战,毕竟他也不是单枪匹

马。”

黄一平的一席话,渐渐让廖志国脸上露出笑容。他习惯性地围拢大班台走来走去,不时大喝一声:“好!”转了好一会儿,廖志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招呼黄一平在近前坐定,颇为动情地说:“一平啊,你跟我也有三四年了,工作上生活上对我帮助很大。本来呢,我也已经和你说过,准备放你到阳西做个区长,让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锻炼和提高。可是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这个书记的位置坐的时间不长,于树奎他们对我坐这把椅子也不服气。更为关键的是,眼下离下届党代会仅有一年时间,阳城政局很不稳定哪!你虽然只是一个副秘书长,可对我而言作用绝不次于一位常委,因此,我想和你商量一下,能否再留在我身边一段时间,等到党代会顺利开过了,一切都稳定下来了,干脆让你直接到下面做个一把手,比如于树奎这个位置将来——唔?”

关于黄一平到阳西任区长的事,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初步议定。最近,黄一平也有预感,廖志国或许会改变主意。他没容自己有哪怕是千分之一秒的犹豫,马上表态道:“廖书记,我听你的。这种关键时刻,哪怕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能走啊!”廖志国重重地拍了拍黄一平的肩膀,眼睛里泛起一层薄薄的雾霭。

阳城人都知道,廖志国的这个书记职位,坐得并不容易。半年前,原阳城市委书记洪大光经过艰辛努力,终于修成正果,被提拔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愿跨进省级高官的行列。洪大光提拔了,空缺下来的市委书记一职,便成为众目睽睽之下令人垂涎的一个肥缺。按常规,廖志国作为市长当是第一顺位候选人。然而,这时的阳城官场,却出现了诸多对廖志国不利的因素。